

探路記

探路記

東埔治以北探路記卷六

目錄

由克綫杭進雲南

同治六年

由克綫杭進雲南

十月初七日，自杭啟程，去邑不遠，卽見湄江之中，槳船渡船，絡繹不絕，貨物行人，彼往此來，余等人裝亦同過渡，渡費僅二洋烟資而已，是晚宿於江左之鎮。

次早陟高嶺，向直北少西，沿小岡凸起之旁，十一點鐘過岡脊，而復陟一山，遙見湄江之幹，囊哈之支，兩水分流，彎曲環抱，中佔一絕大平原，時奇雲蔽山，蒸然作雨，毒日隱現，南望不眞，顧東北一角，峰巒磊落，起伏如滾湧，途中遇數野人，長面色白，大抵中國種也，下午行岡之東麓，趨夢陽鎮之谷，是

夢兇富卽孟拱
土司

元江直隸州領
新平一縣東至
臨安府之石屏
南至車里宣慰
司西至鎮沅北
至南安元立元
江萬戶府明爲
元江府領長官
司一曰因遠羅
必甸國朝改直
隸州割臨安府
之新平縣來屬
柏夷卽百夷亦
名擺夷

晚抵鎮而宿、囊楊兩岸均有堆斯所居、因避回亂、從囊堆谷
遷此、彼呼其谷曰金沙、中有夢兇、夢牙兩邑、囊堆者、卽南掌
人稱東京河也、夢兇者、卽中國元江邑之舊名也、在囊楊鎮、
另有民種一類曰堆牙、中國人名之曰柏夷、垢敝枯槁、大都
窮苦、余等卽僱之以運物焉、

初九日、離鎮入山、林樹茂密、絕少人居、渡岡涉嶺、頗費攀躋
之力、是晚卽宿於半山、蒿草之中、困瘁酣眠、不復擇處矣、以
風雨表計之、山頂之高、約四百三十餘丈、

初十日、仍在重山之中、多嶺彎曲、四望甚遠、山傍有泉下衝、

方輿紀要元江府有禮社江一名元江繞府城東南而入臨安府境客綫耨阿據表卽克綫耨思茅卽克綫耨而屬於夢拉此卽孟臘音轉

飛流瀑布漸成清溪是晚止宿一野人鎮曰彭公亭人勤農務運夫難募惟得女人小孩然行路頗遠力亦不弱或停或行擊鑼爲號頗有次序未幾至湄江大支河曰囊姚流佈谷間每得灌溉之滋

十一日經行多花多樹之村賞覽徐行六點鐘後抵客綫耨阿爲南掌盡處屬夢拉堆小邦所轄邦主向居邑東不遠自被兵燹移至西北境離此有半日程矣此邦主土人呼之曰煞芒實卽中國官音思茅也是日停息于該鎮

十二日行三點鐘抵夢浜此鎮形勢甚要是中國之隘口地

夢浜表作盤之
一字浜盤音轉

高海面三百三十丈至四百丈，播居雲南難民，以及堆牙各種，皆專業務農，開中國風氣于南掌者，泥牆蓬壁，柴扉木牖，絕無高屋，然居室雖陋，藝工頗勤，屋內棹櫓盆桶家用什物，無不周備，我等借寓，居然大樂，村傍果園菜園，風景幽甚，犁鋤椎簸之屬，隨處俱有，余等所見考求種山者，此爲第一處也，堆牙服色與克綫杭所見之堆南阿相似，其女服一色，人無異者，圍裙一幅，常穿背心，外罩帷裳，耳懸銀絲大環，髮插銀簪，面狀首飾，悉如瑞士白里屯女，夢浜居民，款接甚殷，過宿一宵。

十月十四日，雇運物人二十四名，晨刻起程，前行不遠，十一點鐘抵朋囊桑部，從路中高處復望見囊姚谷及克綫耨阿鎮，踰峰而下，見古時半墾之田，足見當初盛業，田勢不一，亦可見植穀之繁，既至朋囊桑部，谷路逼窄，旁有石槃高聳，遙隔湄江，中繞小河一條，向北折西，灌沃斯地，河之兩岸，峰巒銜接，頂有鎮，屋皆土築，色黯淡，遙望隱隱如炮台，行近山麓，風景一變，陟岡而上，見所植粟米甚多，忽有中國之蔴田，到來爾指云，內一種阿剛帶塞，可以代靛青之用，並植菉豆，間有豌豆，其桃李梨花各種，果樹漸多，林木漸少，隨處有青剛

樹以及松樹橫生山額，一久無此風味，奇境忽逢，精神頓爽，村人農工甫忙，接待尙優，惟物價漸見昂貴，從此涉王化界域，沿途玩賞，頻起家鄉之感，想歐州好境，與此相思，觀此風情，不覺將所過各地，了無餘戀矣。土人形狀，漸次變更，似華非華，似堆非堆，殆卽中國收服雲南最古之一種也。牲口亦變，馬牛豬身漸高大，閒有驢類，場圃有鷄，哺養得法，種甚肥大，大者重六斤十兩，權其輕重，論價交易。

十月十六日，抵楚騫鎮，竟似中國景象，所有店號招牌，俱以紅紙成書，字各有義，昔時西方人頗重之，每至考究此字，必

置之廳堂以昭敬，屋內裝演，貧富無異，起居服色亦相若，可想見數千年王化整齊，得使此四萬萬人同歸一轍。楚騫未能雇長夫，余與護勇數人，以及行李皆落後，以待牛馬搬運，捱至傍晚四點鐘，居民尙作工田畝，甚至女伴男忙，余只得息心靜氣，強忍以待。至此南掌言語，不得通行，余勉書華字數行，與之筆談，始知回匪猖獗雲南全省，十一年以來，統遭躁躪，幾無完壤。余所寓屋主，亦曾爲回所傷，家遭刼掠，据云攻拔思茅時，被殺者計十萬人，回匪据此廳一年，華民呼回曰鬼仔，賤之也。甚言回兵利害，以余度之，亦半係形容之

辭又傳來之信云，回子兵器精良，有大砲一種，須兩人施放，一人肩之，一人燃火，另有矛子甚長，計三丈三尺，非二人不能舉之，以此利器，助以堆斯，遂陷斯邑。時思茅華官設法克復，未久，既克之後，疫癘大行，日死五十人左右，當日未能前進，追及先行之同事，遂宿夢拉堆守兵營中。次日黎明起程，行路未遠，隨在高阜處，望見回匪所掠地方，烽鏑猶存，有大鎮一所，房屋傾倒，瓦礫荒涼，堆于半熟田中，四壁依然矗立，壁內周圍留有火燒痕，鎮中寂寞，閭無居民，惟中國營造工程堅固合用，至此始得一見，觀田中農務猶勤，可見人民未

經遠徙，不過暫躲於鄰近村落耳。正於此處徘徊，會見特總辦於前途稍駐，早膳畢，在事人一齊起程。降自高原之對麓，瀉有一澗，繞谷南流，其水應入柬埔寨治之囊拉河。達克綾杭夢遊之間，分劃雲南一股，及稀桑邦耨各部界。嗣後踰匡而下，凸出一路，沿途見中國坟墓甚多，立有石碑，上鑿華字。中幾處以白石砌成，既達中國境內，將近城邑，便有康莊。想卽居民下鄉殯葬往來之大道，平坦易行，衣冠濟濟，舉止亦覺秀雅。風景一變，諸同人爭覩以爲快。傍晚四點鐘，陡見平陽一片，延袤無垠，中矗起敵樓一座，城郭隱然，其中屋宇林列。

法人此次只經越南南掌緬甸而云從印度入中國者一則佛教所被皈依天竺一則法人以此地爲印度之東半島故冒稱印度耳

牆色紅白錯間成趣城外有市臨流建屋水溉平陽遙見花果蔬菜園林鬱茂四圍築有石路白如銀鋪高山圍抱余等乍見華邑不免怦然心動溯自風霜勞頓一十八月歷盡蠻夷荒域始到王化之區實爲歐洲人初次從印度入中國也特總辦預遣差員告知思茅廳官備言余等到來甫至市稍華官率兵弁出接導行入城居民結隊來觀各相訝異擁擠不堪察其意氣亦無歹念時余等遠歷長途垢敝枯槁自顧殊覺赧然僅各曳短褐一領以之蔽體足無鞋履又無品服式制足以彰大國使員惟特總辦尙有金線數條垂絲飄忽

在在華民見之也。應亦憐我之困也。卽在法國見如此形狀，行於街市之間，亦不將鬩聚游人童豎，揶揄來觀乎？且思茅人之環集者，不僅異我服色，亦且奇我狀貌。想彼僻處窮鄉，觀此形景，應不解歐洲人何以素稱強盛，震人耳目。得毋私相竊議曰：此不過沿海居民，點綴烘染耳。至兵器輪船之精良，各種工藝之巧妙，豈此野人所能爲哉？如謂五千年王化之區，反出其下，寔屬蠱惑謬談，決無此事。一日有一華官，竟失常禮，行於總辦之後，忽將總辦之帽，輕輕揭起，詰其故，則曰：吾欲觀歐人第三眼耳。人言歐人俱有此眼，得瞧見地下。

寶藏、未知眞實、姑一試之、時余等既至思茅、宿于城外一廟、華民雜沓來觀、囉唵不堪、巡街吏吆喝多時、始得將閒人逐去、廟中菩薩亦爲不安、其接客不恭類如此、在余等悉心以待、固云耐矣、回思歷苦嘗辛、始達中國、自問亦不可謂非福緣、中國兩字、震爍已久、既至此處、卽苦亦樂、此往應無窮境、所喜者佛臺供像、垂眉微笑、偏若憐我遠征耳、到後未久、廳官遣一藍頂差員送禮於特總辦、大半如米鹽鷄猪肉等土宜、

次早十月十九日、徧搜行篋、所有華服盡穿之、帶護勇列隊

思茅係普洱府
同知所駐又有
訓導一官見縉
紳便覽又有巡
檢兼司獄一員
亦駐思茅

往謁思茅長官，一路經過市屋，悉遭回亂，十室久空，勢將傾圮。畧有一二處草率修理，苦無瓦蓋，以破蓆木板遮之。街中行人濟濟，來往兵勇絡繹不絕。大半廟宇改爲兵房，佛臺作爲馬槽，吁！旣遭回寇之惡氛，復受官兵之輕賤，佛靈有知，應亦相對淒涼。自嘆歷劫千百矣。城牆碑砌基，用紅礪石，數段崩圮，現在修理正忙。牆外掘濠，濠外樹柵，上釘鋏齒，有月城。啟閉重門，余等穿城而進，至長官衙門，款在第三進署房。時長官公出，尙未回轅，頃之八人舁轎升砲，吆喝而進，降輿出者，蒼然一老也，年約六十餘，身穿公服，內襯綢衣，外蒙皮斗。

篷帶珊瑚頂，余等初不置備，有一顯秩大員至，忙辭多時，俄傳入會談花廳，迭相寒暄，無要語，長官向余云，六月之前，已知足下等將來，故特遣人遠接，細思此語，正如克綏杭信中所說謎語一般，繼又云，長途險阻，本憲以汝等爲不來矣，現擬留此處幾日，余答云，至少十五日，冀可稍息，官又云，汝等志在遠遊，敬敢奉告，此去路險而苦，如疫病寇盜，及一切不測之虞，汝等甯不畏此，尙將北遊耶，總辦答云，僕奉命探遊，勢必溯湄江而上，不窮其源不返，旣蒙台下惠教，未識有何法可以避險耶，官曰，君等果不畏長途，本憲當遣人導送出